

·世相扫描·

“最牛公务员” 是如何炼成的

□陈英凤

福建省龙岩市城建监察支队科员江进祥九年没有单位上过一天班，工资却照发，被称为中国“最牛公务员”。（《重庆晚报》2月10日）

媒体上关于“吃空饷”的报道很多：有亡故多年，仍领薪酬者；有犯法下狱，工资照发者；有干部子弟上学期间，就吃上“皇粮”者；也有下海经商或其他情况隐瞒不报，仍向财政部门领取薪金者等。

但是，分析起来不外四种类型：一是“权力饷”，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“吃空饷”，这类“空饷”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谋取私利。二是“人情饷”，据报道，某地一个县仅教师队伍就有近千人“吃空饷”，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领导拿“空饷”送人情。三是“便宜饷”，一些单位的“空饷”由单位领取，有的干脆进了少数人的腰包。四是“糊涂饷”。由于管理部门没有及时跟进，使一些人觉得不拿白不拿。分析这四种类型不难发觉，离开了某些领导的“关照”，绝大多数“空饷”是不可能存在的。“最牛公务员”之所以能9年不上班而工资照拿，无人愿查、能查，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和腐败？这幕后的黑手，恐怕才是真正的“最牛”。

从法理上讲，吃“空饷”完全符合贪污犯罪的特征，就是利用自身职权或职务便利侵吞、贪污国有财产，而且数额巨大，足以构成犯罪。然而，在当前各地清理“吃空饷”的过程中，对“吃空饷”行为最严厉的处罚也就是让所吃“空饷”退出，却鲜见相关部门或当事领导为此担责，更少见“吃空饷”者被判刑。这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！

当法律对吃“空饷”说不，对吃“空饷”者以贪污治罪时，“最牛公务员”还敢“牛”吗？

·世相深看·

“民心工程”成摆设，问责不能成摆设

□草根

政府投资数千万元“改水”，结果送走了“高氟水”，却引来了发黄的“铁锰水”。辽宁新市民的防氟改水“民心工程”，变成部分群众的“伤心工程”。（2月10日《新京报》）

斥资千万的“民心工程”就这样打了水漂，成了摆设，不能不让群众伤心。而更让人伤心的是，直到现在，没有一个部门被问责，没有一个责任人被追究——“民心工

程”成摆设，而问责居然也成了摆设！“民心工程”为何成摆设？记者调查发现，“这个改水工程未经科学勘测和论证就盲目开工，赶工期、赶任务，导致巨额投资成了摆设。”归结起来，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“决策失误”。

正是因为决策失误，才使得近年来一些地方的“民心工程”沦为“面子工程”、“半拉子工程”，甚至“伤心工程”。这些工程原本是造福百姓的“民心工程”，可是，由于蒙

上权力决策者的“功利色彩”和“政绩魅影”，于是，这些工程就变了味道，脱离了民心、民意和民利的本意，成了少数人的“政绩工程”。

近年来，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令人触目惊心。据统计，我国“七五”到“九五”期间，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%左右，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在4000亿元左右。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曾说过，“决策失误造成损失也是腐败，而且是更可怕的腐败。”

决策失误频仍，缘于对决策者

约束不够，问责不力。任何决策都有一定风险，公共决策也概莫能外。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和规避公共决策的风险，就必须要有配套的决策约束机制和问责机制。只有让决策者付出决策失误的代价，才能倒逼决策者减少决策失误。

如果决策者能够预想到决策失误应有的风险代价，对问责存有敬畏之心的话，我想，是不会未经科学勘测和论证就盲目开工，更不会拼命赶工期的。

·时事漫评·



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

2月10日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近年来，中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。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，位居世界第一。然而据统计，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。真正极好的论文，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。（漫画/勾犇）

·议论风生·

送礼清单真是“莫须有”吗？

□张楠之

近日，有陕西商洛的网友发帖称，他买来的二手手机中存有几条短信，显示当地驾校行贿交警，金额从5000元到1万元不等。不过，当事官员对此予以否认，驾校校长称将诉诸法律。由市公安局主管交警的副局长和纪委书记组成调查组，日前进驻交警队调查此事。

显然，这根本就是“老子调查儿子”。这种调查能否做到客观公正，完全取决于老子的良心，取决于老子与儿子的关系。如果老子有良心，能做到客观公正，公众还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果；如果老子与儿子沆瀣一气，客观公正便无从谈起。

驾校的生意好坏，取决于报

名学车的学员多少。而学员挑选驾校，看中的是驾校的考试通过率。从理论上讲，考试通过率只能与学员自身的努力程度、驾校教练的教学水平相关，但在现实中，很多地方的驾校考试通过率，也和驾校与交警队、车管所的关系好坏有关。

这其中的奥秘，问问有驾照的人，都能说出一二。这些猫腻，在一些地方甚至已成公开的秘密。就像一个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、把自己从泥潭中拔出来，一个人也无法自证清白。交警队若想证明自己的“清白”，仅靠自说自话没用；靠自己的上级主管部门来调查证明，也缺乏公信力，而当由与其没有利益关系的部门证明。

虽然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并不

等于商洛市交警支队也会同流合污，但是，既然有这种现象存在，公众就有相信短信内容真实性的理由。公权力部门没有隐私，其自身的任何问题都应接受公众监督，因此，针对这一事件，有关部门有义务也有责任给公众满意的答复。

驾校校长声称要追究发帖人的法律责任，笔者倒真的期待他能将此付诸行动。分辨发帖人是否涉嫌侵权的前提，即是此帖内容的真伪，一旦有了司法机关的介入，说不定此事就可以水落石出。怕就怕驾校校长只是虚张声势，却不敢真的付诸行动。

但无论这个送礼清单是不是“莫须有”，公正的调查都不可或缺。这一事件的结果如何，且拭目以待。

《水宜生》·水宜生·特约连载



崔焰文 著

满囤也跑来了，他听出了话音，搬梯猴猴一样爬到房檐上，眨眼工夫可摘下来了。

驴也不叫了，鸡也不飞了，槐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河水没有往日的喧闹，小鸟关闭了歌喉，就连“布谷—布谷”叫个不停，也不知道躲到哪儿了。整个淇河都静了下来。

三爷坐在河边的柳树下，像一尊石雕，威严而庄重。在这里听不到驴叫的烦躁声和儿媳的辩解声，他想静静。

三爷，他是淇河的一位优秀儿子。淇河的历史有他书写的浓重一笔，他为后人树起一座丰碑。当年，他大哥主外，他主内，一对好搭档，韩玉佩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与他是不开可的。可惜他大哥去世太早，外界的关系他没接过来。扈全录曾说过：“韩家兄弟我能得一人，淇河一带归我，如囊中探物，可惜，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，淇河上有他没我，我先下手为强。”他先走了一步，打韩玉佩黑枪。扈全录恶贯满盈，两手沾满人民的鲜血，还没等算计三爷，已经成为八路军的阶下囚，自尽身亡。

解放时，老拧劲当干部夜里睡不着的原因，是有韩玉山在。他想尽各种

办法要把韩家门楼划成破落地主，不让韩玉山入党，当干部。土地归公后，韩玉山为老拧劲提过好多次建议，都是他说东，老拧劲偏偏向西。就是前面有眼井，韩玉山不吭他还绕绕，一说他，就跳里了。他要韩玉山封住自己的嘴巴。到了韩世诚当干部时，三爷成为他的好参谋。淇河岸上要逐渐形成“地成方、树成行、渠成网”，这也是老人一生的梦想。多少年来，地里不能长棵树。就是长棵树，还不到鸡蛋粗，不知道多少人都想着，不是想当锄把，就是想当锄把。人们都说树大招风，看来树不大也招风。

村里成立了林业队，三爷任队长，他说：“家有法规，村有村规，国有国法。”林业队以村支部、村委名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其中一条是：砍一棵，栽十棵，罚五十棵的树钱。规矩立下了，人人遵守，一视同仁。林业队的人轮流巡逻，昼夜值班。习惯成自然，全村形成了人人栽树，人人爱护林业的好风气。土地承包后，村里决定给他一些补助，他笑了说：“为挣钱，我也曾低三下四，失过人格、尊严；为挣钱，我也曾光明磊落挣到兜里一些钱，兜不大，也没装满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土都埋住脖子了，我不要了。”省报整版登过他的事迹，省政府命名他为劳动模范。开会他不去，他说，让年轻人当吧，我恁大岁数了，不值了。他说不去，就是不去，县里的小车在他身后跟着，他不上车，没办法。上午车走了，下午，他去给人家叫媳妇。村里哪家的媳妇生气回娘家不来，他一叫就来。他不说糊涂话，不自私，谁错谁谁，答应的事一定做到。人格的魅力，不是大话吹出来的，也不是金钱买出来的，是个人的造化。人间的事，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，三爷在他儿媳面前，没招了。

常言说：人老腿先老。“得了风湿腿，抓药磨破嘴”。这种病是老年人常见病，年轻时不很明显，到了老年就成了“气象台”：刮风下雨腿先知。三奶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离不开拐棍，做饭

刷锅自然是做不了了。世儒、世信弟兄俩一商量，别让俩老的做饭了，一家一个老人，活养死葬，一管到底。世儒提出让三奶跟他过，理由是母亲劳累了一辈子，这时不能干了，歇歇吧。他家娘们不下地，好照顾老娘。还有就是他家娘们脾气好，自从进到韩家门，娘俩从没吵过嘴，心中没隔阂。世信是经常不在家，乡里经常抽他帮忙，老父亲能帮小昌妈做点活。一个老人，不说饭好吃饭碗甜心苦，老母亲跟他过，应活十年，一年也活不到头。分开不到仨月，偷煮鸡蛋被三爷发现了。

太阳无声无息地移到了正南方。世儒来了，他没有说一句话蹲在父亲的身边。世信也来了，他大远放慢了脚步，掏出香烟，没有点着。村头又出现了三奶的身影。世儒说：“爹，二弟也来了，你看，俺娘也来了。回去吧！小昌妈那个嘴，你还不知道她，您能跟她一样？孝敬是出自内心的，不是争来的。回去吧，把大哥叫去，说一说，你跟俺娘都跟我过，吃啥吃好，你大儿媳心眼平和，嘴没恁厉害。回去吧，家丑不可外扬呢！”

“你走吧，我想静一静。”三爷停了一下又说，“我大哥活到五十四岁，我二哥二十多岁就死了，我今年七十多了……唉，我啥没经过，啥道理不知道。你回去吧！”

太阳落山了，三爷终于回到了家中。他坐在石头墩上，仍然一动不动，木呆呆的，一点表情都没有，与河岸上所不一样的地点位置换了。

世儒媳妇走来，端碗糖水过来：“爹，喝口水吧。”

“不喝，端走吧。”三爷说。“爹，我给您做碗汤，一会儿就熟了。”世儒媳妇说。

“不吃，我跟她过呢，谁的东西都不吃。别端，让她看见了，给你难听话。”三爷说。

话没落地，小昌妈从街上走来，腾腾走过去，从屋里端出几个鸡蛋，放在

三爷的面前，一点愧疚都没有，说：“嫂，您都听听，清早我就煮这几个鸡蛋，就成事了。是我吃了？反正我这媳妇也不孝敬，也不会逞能。来到这一二十年，也没办啥没材料事。”

世儒说：“别说了，去做饭吧！”“饭我还敢做，叫你兄弟做吧。就是做山珍海味呢，我也不说啥。”小昌妈说。

三奶从屋里拄着拐棍出来：“昌妈，谁也没说你啥。他老了，糊涂了，土埋住脖子了，会争嘴吃了。叫你丢人了！”

“我说这不是真的……”小昌妈好像受委屈似的。她还要说下去，看到世信从街上走过来，又说：“咋，锅里的鸡蛋我不叫你舀了？”

世信大喊一声：“去给咱爹做碗汤，打俩鸡蛋。”

世儒说：“别去了，你嫂做好了。”碗端来了，三爷像没看见一样，仍像雕塑一样，所不同的是他的眼皮在闪动。他在想什么？谁也不知道。碗中的挂面与鸡蛋结成一团，三爷仍然没动。世儒把饭热了热又端过来，俩手捧着说：“爹，你接住吧！”泪水簌簌地落下来。世信也哭了。院里成了一片哭声。

鸡归窝了，小黑狗卧在三爷的身边一动也不动。三奶说话了：“去把你大哥叫来，你爹是死是活都到跟前。”

韩世诚来了，他走到三爷跟前说：“三叔，往屋吧，外人听到是个啥呢，敢说成他家的戏了。”他拉起三爷走到屋里，扶他坐下。世儒、世信都拉个凳子坐下。

三奶先开口了：“您爹真没材料了，以前可没这个样。我不是夸奖你爹，咱家也穷过，也富裕过，吃饭从没嫌弃过饭咸了、淡了、不好吃了。有窝头有白馍，都是拿窝头。走亲戚无论大小碗都是一碗。你姥爷专门赶集买个碗，给你姥娘说，‘省得女婿都是一碗，饿肚回去’。那一年不成景，我跟你爹去山里换炒面，你姥娘给我做的陪

送级袄，拿去，到哪儿，哪儿不要。有一家娘们拿着看了看说，俺也没闺女，要是男人棉袄俺都要了。你爹说，我这件棉袄要吗？脱下来换半布袋炒面。回到家，给你这个拌一碗，那个拌一碗，最后拿个大碗拌一碗端出去了，一会儿回来了。我说，你吃得怪快呀，你爹说，儿是近的，咋，侄是远的？又拌一碗笑了说，还有一个侄呢。而你爹一口都没吃，他说，嘴是过道，吃也过，不吃也过这一夜。养儿养女防备老哟，你们都娶妻生子，我当娘咋说你们呀？”三奶说不下去了，哭了起来。

世信哭了说：“娘，我长这么大，这是第二次听你说俺爹没材料。不知道哥，你忘了没有，在大伙食堂，清早咱爹打饭，一勺舀出面疙瘩，咱爹给你抄碗里，你又给我碗里抄，我用筷子一迎，面疙瘩掉地了，咱娘看了很可惜了，说咱爹，‘几十了算没材料，你用筷子给他夹开，也没这一场了’。婆婆没生儿媳妇，她没这个亲。从明天开始我做饭，事过去了，我再说别的您也不叫。”

世儒说：“兄弟，你也别说我给你难看了，咱爹娘都在我这吧，你给小昌妈做好工作就行了。”

三奶说：“你们说得都不行，我给你爹做饭吃，只要我能爬动一天，我伺候他一天。”

韩世诚说话了：“我赞成三婶的话。咱原本不该把俩老人分开。老夫老妻相互照顾些，心理上有点寄托感。一遛一年提供吃粮、烧饭、看病的事。你们说中不中？”（20）

水宜生

宜 / 生 / 之 / 水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

鹤壁安泰·鹤壁日报社1楼

热线：3338633 13323826333